

番外書冊

拙堂文話

二

和書門類	二六六二五號	七四函	一一架	四冊
------	--------	-----	-----	----

庫	文	閣	内
二〇七函	二六六二五號	四冊	和書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625
冊數	4	(2)
函號	207	21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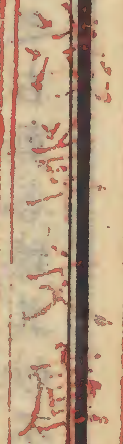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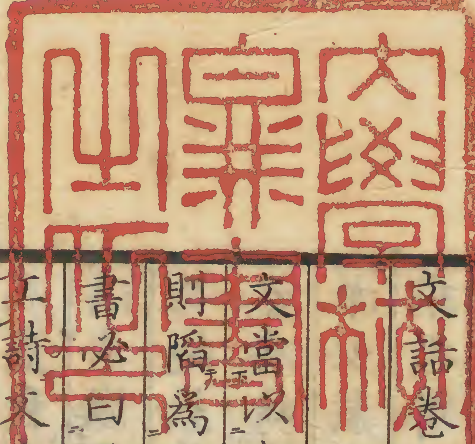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話卷三

津藩齋藤謙有終著

文當以唐宋為門階。秦漢為閫輿。不以唐宋為門階。則陷為閫澁矣。不以秦漢為閫輿。則流為平弱矣。書必曰晉唐者。其人不工書。詩必曰盛唐者。其人不工詩。文章亦然。嚮者李王家言之。行人人人蔑視唐宋。以下必曰秦漢。秦漢觀其所自作。則篇章無法。意脈不貫。蓋其時世隔遠。學此者徒得其影響。而不能得其神髓。是以憤憤如此。未若學唐宋之善也。蓋諸文體裁。至唐宋大備。言秦漢者。亦不得不相沿。且其開



闔起伏抑揚頓挫諸法亦易尋求故學文者不得不由於此

東坡書黃子思詩集後云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余謂文亦然左氏之華瞻莊周之荒唐韓非之峭深子長之豪蕩子雲之古奧各臻其妙不能

相通韓昌黎以不世出之才壓倒千載佐以柳柳州之雄傑集大成之以爲後世宗師而秦漢高渾之氣亦稍散矣是風氣之變使然也蓋周漢之治歷六朝數百年無能繼者至唐始能復之而風氣稍變非復其舊故韓柳之才猶有所不能後之學秦漢文者宜其無所得也自唐至今千有餘年書宗顏柳詩宗李杜而文宗韓柳理不得不然也

東坡又書吳道子畫後云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

天下之能事畢矣。唐人之於詩文如此。宋人學之。能出機軸。各成一家。名於後世。蓋唐人發之。宋人述之。無復餘蘊。後世雖有能者。弗能出其範圍矣。故學者作文。宜倣宋人。由唐而溯秦漢。慎勿如明人。棄唐宋直趨秦漢。則可。

唐宋八家之目。人皆以爲昉於唐荆川。成於茅鹿門。然明初朱右爲文。以唐宋爲宗。嘗選韓柳歐陽曾王三蘇爲八先生文集。先荆川鹿門。殆二百年矣。清儲欣同人收李翱習之孫樵可之。以配八家。編十大家文集錄。其自序云。增入習之可之。似屬創見。然

大家有定數哉。可以八。卽可以十矣。亦不可謂無所見也。

唐除韓柳外。以李孫爲最。宋除歐蘇外。以曾王老蘇小蘇爲最。旣爲八家。又爲十家。並無不可。但同稱爲大家。似無分別。所謂大家者。唐唯一韓。宋唯歐蘇二子當之。柳亦庶幾之。如李曾王老蘇小蘇。可稱名家而已。不可謂大也。孫比之。又小。余嘗與或論文。曰。柳文高。歐蘇文大。曰。然則孰優。余曰。是不可優劣。譬之柳。猶在朝。公孤位尊。望重。人以爲天上人。歐蘇猶外諸侯。規模豁大。有土地人民之

盛三家各有所優不得褒此而貶彼是非止柳與歐蘇之別唐宋詩文之分亦然而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兼而有之所以曠絕於古今也

韓子之文前無古人後無繼者從唐至漢千有餘年惟有太史公爲之耦而已矣柳子厚曰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使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之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真韓子知己也

韓公道德孟子之亞也程明道曰韓愈亦近世豪傑

之士也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真西山曰自漢至唐而有韓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薛敬軒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作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真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大儒評騭韓子如此

韓公道德學識既高而事業亦不卑為守令則務除民害為執法則極論政弊為公卿則侃侃直言不恤貶謫論兵事則揣敵情如著卜奉使命則折服叛將以壯朝威獨未為宰相耳若使為宰相則其功烈未必不在裴晉公李衛公伯仲間也

韓公德業文章皆當學矣獨如上宰相書幾於不知命不當學也真西山編文章正宗唯錄其第三書曰韓公三上宰相書今獨取此以其論周公之待士及復委折可為作文之法故耳然以公之賢而急於仕進如此亦可惜也明楊循吉擬作唐宰相答韓公書

其言剴切使公作於九原恐亦無辭可解矣

清沈歸愚有詩云遙指雲巖有故廬野人只合伴猿狙自朝一事輸韓愈光範門前不上書及其緝八家讀本不收千求諸篇亦可謂卓識矣

韓公之于進自與世俗饗爵祿者異蓋公以大才屢困有司之試不能行其志故憤然責宰相大臣以不禮賢愛才是賢者之過事可非而心可恕況其出少壯銳氣之為本不足深責也謝疊山編文章軌範首載此等文是以或來俗儒之議論疊山本為舉業謀不慮及之耳

韓公之道之文。蓋非荀揚比。自秦漢以來。學者溺於訓詁。士夫淫於佛老。韓子一出。排而正之。上繼往聖。下開來學。其功大矣。而其書以集行世。遂以文士目之。不若荀揚之在諸子之列。余嘗不自揣。選其醇粹。有關係者。編次為六卷。以原道原性諸篇。係世道民彝者。為內篇。以佛骨復讎諸疏。淮西黃家。事竄。係政事經濟者。為外篇。以龍馬獲麟。諱辨等篇。及係學問文章出處進退者。為雜篇。名曰韓子新編。蓋推置諸子之上。欲以附孔孟之籍。亦公刪荀子之意也。韓集編次混殽。蕪雜亦甚。王荊公云。李漢豈知韓退

之輯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示子孫者。況垂世乎。其不滿先賢之意。如此。荊公語。見蔡條西清詩話。韓子大見識。亡論原道諸大篇。如送王墳序。亦可謂卓矣。其言孔曾思孟。正傳先宋儒著鞭。又其末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近世伊藤氏以七篇為論語義疏。蓋亦本韓子也。

古文尚書之偽。朱子與才老始疑之。至明郝敬梅鷟清閭若璩王鳴盛等。研覈摘出。無復餘蘊。余細讀韓子進學解。易詩春秋左氏直揭其名。無所揀擇。其叙尚書。但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而已。蓋其所取在典謨禹貢盤庚大誥康誥等篇。而不在太甲說命太誓武成諸篇。其言極有斟酌。乃知韓子既疑古文之非真。

韓公平生事業。以論佛骨平吳元濟使王廷湊三事為最。唐書叙之頗詳。但淮西一事甚略。今以李翱行狀皇甫湜神道碑補之。曰公始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詳淮西事

及征淮西

公為行軍司馬

副丞相裴

度請乘遽先入汴

說韓弘使協力

唐書

及其圍蔡州

公知其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

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

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

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為公恨。蔡州既平。

公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

辨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

口占為書。使辨士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

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

勅撰淮西碑。其末曰。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

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言與奏議中語相

符。英雄之見。終始不差矣。

裴公若早用韓公之言則雪夜之捷不在李愬而在於公矣。然是事猶自有人不必煩公也。唯當初無公極言利害以勸斷決則如此之功其能成乎。故公折衝樽俎之間亞於裴公總統之功而在於李愬光顏力戰奇捷之上也。李義山讀韓碑云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蘇子瞻亦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其推文章至矣曾不贊其功可恨也。

韓公守戒亦為淮西發也。議論明密切中時弊上承長沙策略下開三蘇家風與腐儒席上之談異。朱子云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蔡在當時最為近地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此公守戒之所以作也。終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

韓公送殷侗使回鵲序望使臣以不辱君命者也。余讀之知公自知知人之明非後世學者所及。是行侗果責可汗虜人憚之不負公之所望公亦後使王廷湊能折其威解牛元翼圍又不負其平生之言。然則篇中所云使萬里外國無幾微出於言面見得真者也。非他外作壯語欺人者之比。昌黎云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

心不寧者數月。又曰。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夫韓子所云者。特應試應酬之文而已。猶且自慚如此。今世作家出語。如演史說經者。何不自慚也。又曰。僕爲文久。每自稱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由是觀之。自古古文不見知於人。唯豪傑如韓子。從其所好。不肯顧世之悲歡。故久而大顯。後世望之如山斗。如明季袁徐鍾譚及今世作家。折揚皇荂務悅里耳。雖或喧一時。不久而湮滅。何異蟬噪蛙鳴焉。知大雅之音哉。

羅景綸謂韓如靜姬。柳如名姝。李耆卿謂韓如海。柳如泉。信然。韓進學解。倣解嘲。柳晉問倣七發。皆有過無不及。韓送窮。柳乞巧。俱倣逐貧。而皆過之遠甚。韓張中丞傳後序。毛穎傳。與史遷相持。柳段太尉逸事狀。與班祿相持。韓送李端公序。如左傳。柳漁者對。如國策。孰謂古今不相及也。韓原道諸篇。直繼孟子。柳無此種作。韓柳優劣正在此。

歐陽公不曰韓柳。而曰韓李。余謂習之之文醇正。誠

昌黎之嫡流也。然比之昌黎，品格稍下，不能屹立爲對敵。柳州雖不及韓，混洋之概，然別出機軸，不倚人籬下。且其精深之思，嶄絕之筆，韓亦所不能。昔人謂柳封建論，韓決不能作。此其所以超習之，而與韓爲敵國也。歐公之言，恐失當。

宋元以來，評韓柳二公之文者，不可枚舉矣。未如二公相評之最確可信也。柳評韓文，謂與司馬遷上下過揚雄遠甚。韓評柳文，亦云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二公當時相許者如此，後之譽者雖累千百輩，不能增其高大也。

柳子厚之善王叔父，欲有所爲也。同事者如呂溫、韓泰、劉禹錫，皆一時才俊，宦者惡其不便，已指以爲黨。讒之天子，貶竄四出。後世弗察，以爲子厚等與不義，以罹刑法。攻者不絕，噫亦冤矣。尚賴宋范文正之昭雪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體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皋卿之會順宗病篤，皋

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皋之謀而行內
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
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清乾隆帝
亦力辨其冤蓋本范氏之說夫大賢昭雪於前而入
主前洗於後子厚無復憾乎

子厚獲罪於憲宗故不敢顯自辨然觀其與許孟容
書則可略見其故也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
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
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

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此子厚之本志也曰狠
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
云云此子厚獲罪之由也曰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
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此子厚輕躁之過
耳豈嘗有大罪哉儲同人云子厚以有罪故反覆怨
艾其詞哀似未諒子厚之心

凡才高一代者庸人俗士之所嫉見其小疵微瑕從
而大之紛然傳唱於世卽無疵瑕者百計陷之不使
其爲完人子厚之過本不甚大乃指爲黨人以實仇
讎之言如韓退之粹然無疵瑕者也猶不免讒謗觀

釋言諸篇可見矣。故其原毀云。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然二公既死。文之與道日益尊。名聲赫然。永弗磨滅。彼讒毀人者。不徒勞乎。

秦末有陳涉。吳廣。項梁。項籍之屬。先漢祖而出。隋末有李密。薛舉。王世充。竇建德之倫。先唐宗而出。元末有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之徒。先明祖而出。蓋撥亂反正。爲事甚難。非一家所能。故天必假數豪傑。先爲之驅除。而後真主出矣。文運之開。實有類此者。起八代之衰。人皆歸功於韓子。然先有元結。獨孤及。李華。蕭穎士。數人。既唱古文。矯五代之弊。人皆歸

功於歐公。然先有柳開。穆修。蘇舜欽。尹洙。數子。既唱韓文。韓歐反正之功大矣。諸子草創之力。亦弗可泯也。

元次山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奇古。在開元時。自爲一家。然既不諧俗。多詭激之言。晁公武謂其文如古鐘磬。信矣。及昌黎出。唱古文。極推重之。其道始顯。

次山中興頌。先輩謂有春秋法。如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書法甚嚴。又如古者盛德大業。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則不及盛

德又如二聖重歡之語皆微詞見意於是黃魯直詩有云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臣忠痛至骨後來但賞瓊琚詞自是之後繼作者衆元子此篇不能數百言後人揣度其意爲一談柄其文刻浯溪崖石千載不朽爲南中一奇勝當時燕許號大手筆能有一篇如此者耶然則元子雖不諧時俗蓋亦無憾矣況其傳誦後世不止一頌乎

蕭穎士再忤李林甫料祿山反勸源有拒賊永王璘召之不赴其才節有過於人者矣不獨文詞也古今奏議推陸宣公爲第一涑水多採入通鑑眉山

乞校正進讀不可以排偶卑視之新唐書例不錄駢儷之作獨取公文十餘篇以爲後世法贊曰其論諫數十百篇議陳時病皆本仁義炳炳如丹青老蘇上歐陽公書云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不喜排偶者之言猶如此東漢以後道日喪儒學不過論明堂議喪服文章不過留連光景之作及韓子出文章先變而道德經濟之學又大起並爲後世模範范文正得其經濟歐陽文忠得其文章孫明復石守道得其學問如三蘇之文別開奧突二程之學直繼往聖亦不能無本焉然

則宋代之多士。不可謂非韓子一唱之功矣。而元次山之學問。陸宣公之經濟。柳儀曹之文章。亦有倚角之力也。韓公答陳商書。謂三四讀不能通曉。當時文士競奇。橫空硬語。不獨東野之詩也。皇甫持正孫可之等。文間有聲牙處。至樊宗師絳守園記。鈎棘不可句。一時操尚蓋如此。然作文使韓公不能讀。亦屬無用。是以有齊竿之喻也。紀曉嵐云。唐時爲古文者。主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爲鉅製。不成家者。則流於僻澀。宋時爲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歐蘇王曾而後。沿及於

元。成家者不能盡闢門戶。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是言洵然。

白珽湛淵靜語曰。皇甫湜韓門弟子。而其學流於難澀怪僻。所謂目瞪舌其澀。不能分其句。讀者也。如曰。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衆危將顛。不懈益張。又曰。跂邪跂異。以扶孔氏。又曰。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所以答李生書曰。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

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錮深淵。此湜之文。所以怪僻也。觀此。則持正之文。先賢既有弗取者矣。持正謂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余謂意奇而詞奇可也。如持正意未必奇。而必奇其詞。是羊質虎皮。不足貴也。

昌黎謂文無難易。唯其是爾。正是韓氏家法。唯李習之能承其傳。故其答王載言書云。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對也。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

採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

習之又寄從弟正辭書。謂人號文章爲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惡得以一藝名之。其所抱負可知矣。歐陽公不曰韓柳。而曰韓李。亦非無以也。

韓柳之後。有劉蛻孫樵杜牧皮日休陸龜蒙諸人。雖不能爲大宗。亦皆成一家。

劉蛻孫樵之文。有意爲奇。亦是皇甫氏之流。儲同人

收孫入十大家之數。然猶不得與李習之比。況韓柳歐蘇乎。

孫可之與王霖秀才書云。某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其自述師友淵源如此。蘇子瞻云。學韓愈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爲孫樵。東坡爲文尚意。不甚取揚雄之辭。而持正可之之文尚辭。好言子雲與東坡之見正反。所以被譏也。

昌黎亦稱子雲。而其文間有艱深奇崛者。持正可之。實主張之。蓋得韓之一體者。未可深譏也。然韓辭意

並勝。二子辭勝意。所以不同。

文以意爲主。辭爲之奴。辭意並勝如昌黎者。上也。意勝辭如東坡者。次之。辭勝意如持正可之者。又次之。辭害意如宋景文者。斯爲下矣。

杜牧平生以經濟自任。剛直有奇節。其文與行多切時務。李德裕用其策。平澤潞。守論一篇。宋景文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費衮梁谿漫志載歐陽公使子棐讀新唐書列傳。卧而聽之。至藩鎮傳。叙數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其爲識者所貴如此。阿房宮賦。議論精明。文采發越。前古賦家所未有。雲

仙雜記載群蟲念此賦其爲當時所傳誦可知矣東坡平生愛之嘗夜誦之達旦其作赤壁二賦亦能創一體名於後世然論結構之佳筆力之健恐不能及此賦也其詩或有譏涉治蕩者然風骨自高非晚唐諸家所及至詠史諸篇亦見其讀書得間處自是唐末偉人不得以青樓薄倖貶之

文話卷三

文話卷四

津藩齋藤謙有終著

唐雖無名之人其詩可誦宋雖無名之人其文可觀然而李杜之詩歐蘇之文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後人所以弗及也

廬陵出焉而古文大興眉山出焉而時文一變二家之於文可謂犄角之功矣歐蘇之分李耆卿所謂歐如潮蘇如瀾蘇如潮盡之蘇仙才一瀉千里信如潮也歐紆餘曲折信如瀾也細讀二公之文則知之茅鹿門云歐則譬引江河之水而穿

林麓灌漑畝蘇氏兄弟則譬之引江河之水一瀉千里湍者縈逝者注杳不知其所止者已是言蓋本於耆卿矣

東坡評歐公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詞賦似李白楊東山亦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者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臬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毛鄭之所未

到作奏議便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坡又贊歐公功德曰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亦嘗由歐公德業有大過人者文章其緒餘猶足千古宋慶曆之初古今號爲多士公在其間名聲赫赫爲一世之望爲諫官則天下稱歐余王蔡爲宰輔則

後世稱爲韓范富歐。而詩稱歐梅蘇黃。文稱韓柳歐蘇。又配韓爲韓歐。大夫爲人如歐公足矣。歐公表疏雖剴切。藹然見愛君之心。其他文辭皆春容大雅。真洋洋太平之文也。老蘇上公書云。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雖後世評公文者。累千百人。不如此語簡而盡也。歐公尤服人。善見韓魏公德量。乃謂雖百歐陽修不及見。蘇東坡文章。乃謂老夫避此人。出一頭地。歐公之於韓魏公。猶昌黎之於裴晉公。昌黎於平淮

西碑獨叙晉公之功。詳歐公作畫錦堂記。叙韓公德業風裁。如在目前。裴韓固千古人傑。然得韓歐二公益顯。

歐公畫錦堂記云。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叙魏公風裁。如在目前。老蘇墓誌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叙蘇氏風致。宛然如見。畫錦堂記末段數語。人多泛然讀過。不知有所指。李梁溪集載歐陽永叔嘗問玉局曰。魏公立朝大節。孰

爲難。玉局曰：莫難於定策。永叔曰：設使吾輩處此時，當如之何？玉局曰：想亦當然。永叔曰：吾輩皆能爲之，何難之有？玉局曰：然則孰爲難？永叔曰：方英廟初立，母后垂簾，一日簾中出文字一卷，皆訴宮禁中事，其辭甚切。公以文字置懷中，徐曰：是必有內侍交構兩宮者。簾中曰：有之。因舉其姓名。公曰：容臣退處置。既歸省，取帳中文字焚之。命堂吏書空頭謫降勅，徧簽執政，且命開封府擇使臣一員、步軍司差禁卒二十人，呼簾中所舉姓名，內侍至都堂立庭中，面責之。填勅，編置嶺外。使臣禁卒即日押行，來日見上，具道所

以於是兩宮遂寧。若此者，乃所以難。故余作畫錦堂記，言公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蓋謂此也。魏公家傳載公此語，不言其所指。王巖叟所著別錄逸此一事，故詳錄之。

政事文學自孔門游夏冉季之徒，不能相兼。至後世岐而兩之，判然有文士俗吏之異。唯歐公留心案簿，好談吏事，常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故其任郡縣所在著名。

歐公年未四十，稱翁。富鄭公寄公詩云：滁州太守文章公。謫官來此，稱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豈有

遷客容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耆年同
歐公謂性非學者之所急此言得罪於洛閩然宋末
之士大抵高視濶步喜談性命無補於事業與晉宋
清談相距幾何歐公之言未可非也
宋初楊億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學之
時號三公石介作怪說謂刊鉞聖人之經破碎聖人
之言欲盲聾天下耳目譏之太甚竟不能破至歐公
出談笑靡之士皆爭赴楊劉之迹如削幾於不攻而
破者矣

宋朝科場初沿排偶之習故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語

至蘇氏父子兄弟出斯弊一洗天下之士爭倣之故
有三蘇熟喫羊肉之語徐常有教子詩曰詞賦切宜
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至南渡之後其文益行又
至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其盛可知矣
老蘇名二子說知軾轍終身之事辨姦一篇知介甫
陰險之害審敵審勢二篇知宋朝北虜之禍其言皆
驗於數十百年之後其文亦雄健道勁鋒不可當
蘇氏論古人多借題述己見猶詩家之於樂府不必
拘舊制老蘇六國論為賂遼而作也大蘇高鞅論為
新法也荀卿論為荆公也雖不必確於其人而別有

所切當是蘇氏家法也。小蘇在青苗未行之時，對荆公論之。如見後日之害者，要之蘇家父子兄弟長於經濟，非徒文士也。大蘇留侯論，說忍字有味，蓋自警也。賈誼論亦然。老蘇管仲論，言大臣之心甚善，此類皆借題述己見也。後人或不察，議其僻謬陋矣。老蘇審勢審敵諸篇，大蘇小蘇諸策，直述胸臆，皆切事情。其言如著龜，多驗於後日，皆可謂偉人矣。老泉才不及東坡，而氣力過之。見大蘇讀書之力在海外，諸篇見其經濟之才在二十五篇進策諸家，選本多載海外，諸篇而略策略策。

別何也。近世又有選其小品者，亦失取捨。大蘇序記雜文蕩蕩滾去，少轉折不若廬陵俯仰曲折多姿態也。碑誌亦不及廬陵遠矣。秦漢諸家之長，韓柳二子盡發之，但國策之雄偉賈晁之明快，在其所遺。蘇家父子擇而據之，為安身立命處，此其所以成一家也。大蘇立朝大節，臨民異政，並卓卓可觀矣。但才華太富，時溢於法度之外，是以得譏於道學諸先生。東坡終身不遇，至竄海外，居無室廬，集版又被焚燬。古今才人困厄莫過於此者。孝宗平生喜坡文，及即

位購其集刻之。親製序云：雄視百代，自作一家。又贊云：敬想高風，恨不同時。華袞之褒至此，坡無復憾於地下矣。神宗每誦坡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欲命成國史，為王珪所沮。嗚呼！坡生蒙神宗之知，死得孝宗之慕，而終身不容於朝廷之間，豈非命也歟？古今評坡文，孝宗以下不可枚舉，皆未若坡自評之確也。坡嘗自言：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

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今觀坡文，信如其言。東坡為文，尚意其上。仁宗策叙云：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與謝民師書云：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費袞《梁溪漫志》曰：東坡教葛延之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

己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爲文章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並起。皆赴吾用。汝若曉得此。便會做文字也。是喻誠妙。學者不能立意。則雖多讀書。不濟事矣。然不多讀書。則如持錢入空肆。亦無所得也。故學者學文章。以多看多做爲要。歐陽公作文有三多。曰看多。做多。商量多。又有三上。曰馬上。枕上。廁上。而其自刪改。至不存一字。以曠世之才。精苦如此。宜其妙絕於古今也。沈作哲寓簡曰。歐陽公晚年嘗自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意甚苦。其夫

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喪先生。嗟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嗟却怕後生。笑朱子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彙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爲文麤鹵不入法者。宜學歐文收斂。就局下筆。滯澁不如意者。宜讀蘇文。廣其材調。陳鵠者。舊續聞載。東坡十歲時。侍老蘇側。誦歐公謝對衣金帶馬表。因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此。足見其天才夙成。非常人所及矣。

東坡天才可望而不可即使其獨步千載可

洪景廬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洪問之知其及識元祐間諸學士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者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言此云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見周公謹齊東野語以洪之才敏學博畏蘇公如此況其餘乎

余觀宋人隨筆數十部無不載東坡事者少者數見

多者數十見大而氣節文章小而諧謔游戲至銘葉之微借筮之瑣皆書傳之而好事者又或圖之使後人爲吟資爲談櫛其爲一世所傾慕如此可謂盛矣余嘗欲輯錄之作其別傳猶恐所見不博多致掛漏而未敢也

天下第一等才子秦漢之際有一司馬長卿魏晉之際有一曹子建皆華少實唐宋之際有一蘇子瞻其言皆切世用然則謂之千古第一才子可

當時晁黃秦張以下學蘇文成家者衆至明青田正學烏傷陽明荆川諸人又學蘇皆能別出機軸所以

別後人。呂居仁云。蘇文當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厭人。蓋近世多讀故也。此言學蘇文者。不可不知。夫蘇文之妙。在意不在辭。若以其辭而已。何以爲蘇文。客中間集曰。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矣。况秦漢乎。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卽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者。乃笑曰。衆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蘇子可使喚耶。於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蘇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又云。蘇子嘗曰。良醫不能救無命。強梁不能與天爭。

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子所謂察微慮深。慎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嘗留心於三蘇者。但未純熟者耳。此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震蘇蘇。分明指與平川路。一箇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殊不知始之蘇子。乃史記之蘇秦也。繼之蘇子。乃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乃竇滔之妻蘇蕙也。今不論秦漢。不分男女。一概以老泉東坡穎濱當之。不成笑柄哉。今世空疎之徒。或矮人觀場。動輒曰。東坡東坡。不爲此主司者鮮矣。余平生喜坡文。今見是言。亦自少警焉。

三蘇之文可學。其持論不可學。學其持論則流爲縱橫家。

朱子曰。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而爲百世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但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此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拾入規矩。不然則蕩將去。又曰。東坡雖是宏濶。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諸生輩學坡文。往往有此弊。蓋以不識其法而學其機調故也。朱子之言正中其竅。學者不可不知。

王遵巖貴南豐。并稱歐曾。蓋本朱子。朱子不喜三蘇。不喜其議論耳。非必不喜其文詞也。其喜南豐喜其議論耳。非必喜其文詞也。故其言曰。南豐尚解使一二難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章如此好。又云。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餘曲折處。又云。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換一字。謹嚴然大迫。

曾南豐之文。典雅有餘。而精彩不足。當時爲蘇氏兄弟所掩。雖朱子稱揚之。不必置於歐蘇之列。故未甚顯。及明。王遵巖出喜之。如渴者飲金莖露。錢牧齋輩繼之。以至清朝諸作家。多宗南豐。蓋南豐學術醇正。

格律謹嚴。譬之猶無鹽孟光。雖外貌不揚。而資質淑美。必遇齊宣伯鸞。而後得識矣。

南豐南齊書序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楓牕小牘謂是一部十七史序信矣。

南豐少與臨川游。臨川聲譽未振。導之於歐陽公。歐陽公薦之於朝。及臨川得志。二公遂與之異。南豐以書規之。著議以諷之。莫能回焉。老蘇辨姦論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又曰。好惡亂其中。利害

奪其外。其譏切。歐曾深矣。

韓歐以下皆千古賢豪。獨臨川獲罪。天下人皆愛其文。而病其行。余謂臨川辭卑就尊。雖如可罪。亦欲行其志。已猶可恕也。至其誤天下蒼生。不可恕矣。然指以爲姦人。恐非其實。臨川識僻而守堅。又極不曉事。遂成此誤。薦之者與用之者。不得不分其罪矣。

神宗問臨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帝。又以魏徵諸葛亮爲不世出之人。臨川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望神宗以堯舜自待。

以皋夔志則大矣。論則高矣。然不免經生之腐談。亦不曉事之故也。當時在朝之臣。歐曾以下。皆深於經術。但不誇於人。己臨川乃謂天下除己無通經者。愚亦甚矣。至趙清獻折之曰。皋夔稷契讀何書。是入其室操其戈也。宜乎能關其口而奪之氣。

臨川非六藝不讀。非道德仁義性命之理不談。一旦得君。猖狂如彼。老泉談兵。談刑。標機權以爲說。而行誼無毫髮之憾。余常謂經生之腐談。無補事業。文士之實見。有益經濟。臨川學問文章高。一世然知古不知今。故出言不免經生之腐談耳。孔子於夏時周冕

之類。擇而取之。蓋審時勢也。彼經生者。往往一心直遂。不審時勢。高談唐虞。而不識唐宋近事。使其執政不誤事者。少矣。荆公猶然。況其他乎。

王仲任謂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余謂韓歐鴻儒也。三蘇文人也。荆公以鴻儒文人之資。陷爲儒生。可惜也。

經生之不若文人尚矣。然爲文不原本經術。則不足貴焉。韓歐由文章而達經術。程朱由經術而達文章。雖所由不同。其歸則一也。如近世考證訓詁之學。章句之末耳。不足爲經術也。如近世模擬諧謔之文。滑

誓之雄耳不足爲文章也。三蘇之品下韓歐一等固亦非此輩之比也。冷齋夜話載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勝相院經藏記展讀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白子瞻人中之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爲知言此與潘子真詩話所載表忠觀碑事俱足見二公知文章之深且其言次豁落如忘平生之事者豈傲夫於所惡沒其善而弗錄者哉。若溪漁隱以謂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

不芥蒂於言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書所筆恐非其實是不知二公者也。王勉夫辨之云二公皆一時偉人其所不相能者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妙處各自心服何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其所長者忌之。如是何以爲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測二公過矣。

趙德麟侯鯖錄曰東坡在黃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以目爲銀海是使此否坡笑之退謂葉致遠曰

學荆公者豈有此博學哉德麟蘇門之士必不傳誤據此則王勉夫所謂二公文章妙處各自心服者信矣東坡固知荆公之文善然惡其好使人同己故其言云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蘆此則王氏之同也

使荆公循韓范之軌文章益尊而功業亦成矣惜哉一執拗之心壞之而遺譏於千載之後也孔子戒意必固我以此也不時論本朝文章無能出其右者荆公以歐公醉翁亭記不及王元之竹樓記又觀東坡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

是韓白優劣論耳荆公常持法先體制而後工拙故不滿於此二篇醉翁游戲於文醉白以議論行之皆變體也霍嫫姚云方略何如耳岳忠武云運用之妙在一心歐蘇此文似之荆公以程李之節制議之故見其不合耳

宋人多名文非特歐蘇以文名者相業如范文正司馬溫公李忠定道學如朱文公呂成公節義如文信國謝疊山兵法如辛稼軒陳龍川博學如劉原父貢父不必以文章顯然皆有名文膾炙人口者三代以下唯西漢如此西漢文章非止董賈兩司馬天子有

孝武孝宣宰相有公孫弘韋玄成魏相匡衡之倫侍從有晁錯徐樂嚴安王褒谷永之徒其所作詔勅章疏並非後世所及然則漢宋二代稱為文章世界可矣。

北宋又有王元之李泰伯李邦直諸人南渡之後文章稍衰然有王梅溪之典雅陳龍川之雄鷲。

蘇氏之門有張文潛秦少游之徒能傳其衣鉢。

胡澹菴上高宗封事千年以來章疏中第一文字謝疊山文章軌範收之厠於韓歐諸文之間以余觀之則見澹菴光彩四出而韓歐屏息一隅也。

鶴林玉露云胡忠簡乞斬秦檜之疏既具稿矣遲疑未上以示所親厚其人畏懦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詎可為此以其稿寸裂之忠簡愈疑有書吏揚其姓者請問曰編修此書外間已籍籍傳誦廟堂計亦知之矣今書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書上而得罪其去光華不上而得罪其去曖昧且其禍恐甚於不上也忠簡大悟亟繕寫投進予謂是說恐誣果如其說則當時忠簡獨示所親厚其人即寸裂之外人何得籍籍傳誦且書吏光華之說甚卑忠簡果取決於此則要名之人耳何以爲忠簡蓋是與馮宿教韓退之上佛

骨表同出於疑傳耳。今讀其封事慷慨激烈忠憤之氣溢於紙墨之外。豈一旦要名者之所能。朱子稱爲與日月爭光。信不誣也。其後上書孝宗云。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其言痛快剴切。非心懷至忠者不能如是。又論和議云。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

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壁。銜壁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爲快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人皆婦人也。是猶前日拜犬豕之論也。忠憤之氣百折不撓。當初無狐疑畏禍之事。亦可知矣。

余平生酷喜李泰伯袁州州學記。起言皇帝制詔莊而重。次言計議繕治潔而淨。中引秦漢二代言教學之效。簡而明。終言忠孝結之極。有關係而筆力之健。句句截鐵。宋文之最古者。

程子易傳序。四箴橫渠東西二銘。皆一字千金。有德

者必有言猶信。

西銘蓋出於昌黎原人而語之更詳筆力之高蓋亦有過而莫不及焉。

朱子如無意作文者然學問之博未嘗棄小物况如文借以明道何獨不留心焉嘗謂如韓歐曾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人手段朱子之學文可知矣。

朱子之於文貴質實故有取於曾子固如其大學序不唯說理的確又有氣魄光燄之壓倒人者子固惡

得有是文。

陳龍川跋朱子送郭秀才序後有云晚得從新安朱元晦遊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凡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之人共之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為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為之感慨於天下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觀此則龍川深服朱子者也其對孝宗所云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

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是譏世之假道學也。岳珂。程史以爲詆晦菴謬矣。

文話卷四

